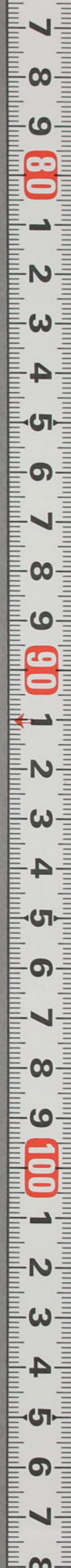


韓詩外傳

七八

服部文庫
117
167
2



117
167
2

韓詩外傳卷之七



宣王謂田過曰。吾聞儒者親喪三年。君與父孰
重。對曰。殆不如父重。王忿然曰。曷為士去親而
事君。對曰。非君之土地。無以處吾親。非君之祿。無
以養吾親。非君之爵。無以尊顯吾親。受之於君。致
之於親。凡事君。以為親也。宣王悒然無以應之。詩
曰。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趙王使人於楚。鼓瑟而遣之。曰。慎無失吾言。使者
受命。伏而不起。曰。大王鼓瑟。未嘗若今日之悲也。

詩外傳

卷之七

王曰。調使者曰。調則可記其柱。王曰。不可。天有燥溼。絃有緩急。柱有推移。不可記也。使者曰。請借此以喻。楚之去趙也。千有餘里。亦有吉凶之變。凶則弔之。吉則賀之。猶柱之有推移。不可記也。故王之使人。必慎其所之。而不任以辭。詩曰。征夫捷捷。每懷靡及。蓋傷自上而御下也。

齊有隱士東郭先生。梁石君當曹相國爲齊相也。客謂匱生曰。夫東郭先生。梁石君世之賢也。隱於溪山。終不詘身。下志以求仕者也。吾聞先生得謁

曹相國。願先生爲之先。臣里母相善。婦見疑盜肉。其姑去之。恨而告於里母。里母曰。安行。今令姑呼汝。卽東蘊請火去婦之家曰。吾犬爭肉相殺。請火治之。姑乃直使人追去婦還之。故里母非談說之士。東蘊請火非還婦之道也。然物有所感。事有可適。何不爲之先。匱生曰。愚恐不及。然請盡力爲東郭先生。梁石君。東蘊請火。於是乃見曹相國曰。臣之里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終身不嫁者。則自爲娶。將何娶焉。相國曰。吾亦娶其終身不嫁者耳。匱

生曰。齊有隱士東郭先生梁石君。世之賢士也。隱於溪山。終不詘身。下志以求仕。相國娶婦欲娶其不嫁者。取臣獨不取其不仕之臣耶。於是曹相國因匱生。東帛安車迎東郭先生梁石君。厚客之。詩曰。既見君子。我心則降。

孔子曰。魯者周公事文王。行無專制。事無由已。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有奉持於前。洞洞焉。若將失之。可謂子矣。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承文武之業。履天子之位。聽天子之政。征夷狄之亂。誅管蔡之

罪。抱成王而朝諸侯。誅賞制斷。無所顧問。威動天地。振恐海內。可謂能武矣。成王壯。周公致政。北面而事之。請然後行。無伐矜之色。可謂臣矣。故一人之身能三變者。所以應時也。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

傳曰。鳥之美羽勾喙者。鳥畏之。魚之侈口垂腴者。魚畏之。人之利口贍辭者。人畏之。是以君子避三端。避文士之筆端。避武士之鋒端。避辯士之舌端。詩曰。我友敬矣。讒言其興。

孔子困於陳蔡之間。卽三經之席。七日不食。藜藿不糝。弟子有飢色。讀書習禮樂不休。子路進諫曰。爲善者天報之以福。爲不善者天報之以賊。今夫子積德累仁。爲善久矣。意者當遺行乎。奚居之隱也。孔子曰。由來。汝小人也。未講於論也。居。吾語汝。子以知者爲無罪乎。則王子比干何爲刳心而死。子以義者爲聽乎。則伍子胥何爲抉目而懸吳東門。子以廉者爲用乎。則伯夷叔齊何爲餓於首陽之山。子以忠者爲用乎。則鮑叔何爲而不用。葉公

子高終身不仕。鮑焦抱木而泣。子推登山而燔。故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衆矣。豈獨丘哉。賢不肖者。材也。遇不遇者。時也。今無有時。賢安所用哉。故虞舜耕於歷山之陽。立爲天子。其遇堯也。傳說負土而版築。以爲大夫。其遇武丁也。伊尹故有莘氏僮也。負鼎操俎。調五味。而立爲相。其遇湯也。呂望行年五十。賣食棘津。年七十屠於朝歌。九十乃爲天子師。則遇文王也。管夷吾束縛自檻車。以爲仲父。則遇齊桓公也。百里奚自賣五羊之皮。爲秦伯

牧牛舉爲大夫。則遇秦繆公也。虞丘於天下以爲令尹。讓於孫叔敖。則遇楚莊王也。伍子胥前功多。後戮死。非知有盛衰也。前遇闔閭。後遇夫差也。夫驥罷鹽車。此非無形容也。莫知之也。使驥不得伯樂。安得千里之足。造父亦無千里之手矣。夫蘭茝生於茂林之中。溪山之間。人莫見之。故不芬。夫學者非爲通也。爲窮而不憂。困而志不衰。先知禍福之始。而心無惑焉。故聖人隱居淡念。獨聞獨見。夫舜亦賢聖矣。南面而治天下。惟其遇堯也。使舜居

桀紂之世。能自免於刑戮之中。則爲善矣。亦何位之有。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當此之時。豈關龍逢無知。而王子比干不慧乎哉。此皆不遇時也。故君子務學修身。端行而須其時者也。子無惑焉。詩曰。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

曾子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至而不可加者年也。是故孝子欲養而親不待也。木欲直而時不待也。是故椎牛而祭墓。不如雞豚逮存親也。故吾嘗仕齊爲吏。祿不過鐘釜。尚猶欣欣而喜者。非以爲多。

也樂其逮親也。既沒之後，吾嘗南遊於楚，得尊官焉。堂高九仞，棖題三圍，轉轂百乘，猶北鄉而泣涕者，非爲賤也。悲不逮吾親也。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若夫信其志，約其親者，非孝也。詩曰：有母之尸雍。

趙簡子有臣曰周舍，立於門下三日三夜。簡子使問之曰：子欲見寡人何事？周舍對曰：願爲諤諤之臣。墨筆操牘，從君之過，而日有記也。月有成也。歲有效也。簡子居則與之居，出則與之出，居無幾何。

而周舍死，簡子如喪子。後與諸大夫飲於洪波之臺，酒酣，簡子涕泣，諸大夫皆出走。曰：臣有罪而不自知。簡子曰：大夫皆無罪。咎者吾有周舍。有言曰：千羊之皮，不若一狐之腋。衆人諾諾，不若一士之諤諤。咎者商紂，默然而亡。武王諤諤而昌。今自周舍之死，吾未嘗聞吾過也。吾亡無日矣。是以寡人泣也。

傳曰：齊景公問晏子爲人何患。晏子對曰：患夫社鼠。景公曰：何謂社鼠？晏子曰：社鼠出竊於外，入託

於社灌之。恐壞墻。燻之。恐燒木。此鼠之患。今君之
左右出則賣君以要利。入則託君不罪乎亂法。君
又并覆而育之。此社鼠之患也。景公曰。嗚呼。豈其
然。人有市酒而甚美者。置表甚長。然至酒酸而不
售。問里人其故里人曰。公之狗甚猛。而人有持器
而欲往者。狗輒迎而齧之。是以酒酸不售也。士欲
白萬乘之主。用事者迎而齧之。亦國之惡狗也。左
右者爲社鼠。用事者爲惡狗。此國之大患也。詩曰。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言朝廷皆小人也。

管者司城子罕相。宋謂宋君曰。夫國家之安危。百
姓之治亂。在君之行。夫爵祿賞賜。舉人之所好也。
君自行之。殺戮刑罰。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君曰。
善。寡人當其美。子受其惡。寡人自知不爲諸侯笑
矣。國人知殺戮之刑。專在子罕也。大臣親之。百姓
畏之。居不期年。子罕遂去。宋君而專其政。故老子
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詩曰。胡
爲我作。不卽我謀。

衛懿公之時。有臣曰弘演者。受命而使。未反而狄

人攻衛。於是懿公欲興師迎之。其民皆曰：君之所貴而有祿位者，鶴也。所愛者宮人也。亦使鶴與宮人戰。余安能戰？遂潰而皆去。狄人至，攻懿公於熒澤，殺之，盡食其肉，獨舍其肝。弘演至，報使於肝，辭畢，呼天而號，哀止。曰：若臣者，獨死可耳。於是遂自刳出腹實，內懿公之肝，乃死。桓公聞之，曰：衛之亡也，以無道也。今有臣若此，不可不存。於是復立衛於楚丘。如弘演，可謂忠士矣。殺身以捷其君，非徒捷其君，又令衛之宗廟復立，祭祀不絕，可謂有大

功矣。詩曰：四方有美，我獨居憂。民莫不穀，我獨不敢休。

孫叔敖遇狐丘丈人。狐丘丈人曰：僕聞之，有三利，必有三患。子知之乎？孫叔敖蹙然易容曰：小子不敏，何足以知之？敢問何謂三利，何謂三患？狐丘丈人曰：夫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歸之。此之謂也。孫叔敖曰：不然。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可以免於患乎？狐丘丈人曰：善哉言乎！堯舜其猶病諸。

詩曰。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
孔子曰。明王有三懼。一曰。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
二曰。得志而恐驕。三曰。聞天下之至道而恐不能
行。晉者越王勾踐與吳戰。大敗之。兼有南夷。當是
之時。君南面而立。近臣三。遠臣五。令諸大夫曰。聞
過而不以告我者。爲上戮。此處尊位而恐不聞其
過也。晉者晉文公與楚戰。大勝之。燒其草。火三日
不息。文公退而有憂色。侍者曰。君大勝楚。而有憂
色。何也。文公曰。吾聞能以戰勝安者。惟聖人。若夫

詐勝之徒。未嘗不危。吾是以憂也。此得志而恐驕
也。晉者齊桓公得管仲隰朋。南面而立。桓公曰。吾
得二子也。吾目加明。吾耳加聰。不敢獨擅。進之先
祖。此聞至道而恐不能行者也。由桓公。晉文。越王
勾踐。觀之。三懼者。明君之務也。詩曰。溫溫恭人。如
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此言大王居人上也。

楚莊王賜其羣臣酒。日暮酒酣。左右皆醉。殿上燭
滅。有牽王后衣者。后扞冠纓而絕之。言於王曰。今

一作五谷
戰五階陣
却敵

燭滅有牽妾衣者。妾挖其纓而絕之。願趣火視絕纓者。王曰。止。立出。令曰。與寡人飲。不絕纓者。不爲樂也。於是冠纓無完者。不知王后所絕冠纓者誰。於是王遂與羣臣歡飲。乃罷。後吳興師攻楚。有人常爲應行。合戰者五。陷陣卻敵。遂取大軍之首而獻之。王怪而問之曰。寡人未嘗有異於子。子何爲於寡人厚也。對曰。臣先殿上絕纓者也。當時宜以肝膽塗地。負日久矣。未有所効。今幸得用於臣之義。尚可爲王破吳而強楚。詩曰。有灌者淵。藿葦淠淠。

淠。言大者無不容也。

傳曰。伯奇孝而棄於親。隱公慈而殺於弟。叔武賢而殺於兄。比干忠而誅於君。詩曰。予慎無辜。

紂殺王子比干。箕子被髮佯狂。陳靈公殺泄冶。鄧元去陳。以族從。自此之後。殷并於周。陳亡於楚。以其殺比干。泄冶而失箕子。鄧元也。燕昭王得郭隗。鄒衍樂毅。是以魏趙興兵而攻齊。棲於莒。燕之地計衆不與齊均也。然所以信燕至於此者。由得士也。故無常安之國。無宜治之民。得賢者昌。失賢者

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明鏡者。所以照形也。往古者。所以知今也。知惡古之所以危亡。而不務襲蹈其所以安存。則未有以異乎。卻走而求遠前人也。太公知之。故舉微子之後。而封比干之墓。夫聖人之於賢者之後。尚如是厚也。而況當世之存者乎。詩曰。昊天太憮。予慎無辜。

宋玉因其友見楚襄王。襄王待之無以異。乃讓其友。友曰。夫薑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辛。女因媒而嫁。不因媒而親。子之事王未耳。何怨於我。宋王曰。

不然。管者齊有狡兔。盡一日而走五百里。使之瞻見。指注。雖良狗。猶不及狡兔之塵。若攝纓而縱。繼之。瞻見。指注。與。詩曰。將安將樂。棄予作遺。

宋燕相齊。見逐。罷歸之舍。召門尉陳饒等二十六人曰。諸大夫有能與我赴諸侯者乎。陳饒等皆伏而不對。宋燕曰。悲乎哉。何士大夫易得而難用也。饒曰。君弗能用也。則有不平之心。是失之己而責諸人也。宋燕曰。夫失諸己而責諸人者何。陳饒曰。三斗之糴。不足於士。而君鴈鶩有餘粟。是君之一

過也。果園梨栗，後宮婦人以相提擲。士曾不得一嘗。是君之二過也。綾紈綺縠，靡麗於堂。從風而弊。士曾不得以爲緣。是君之三過也。且夫財者，君之所輕也。死者，士之所重也。君不能行君之所輕，而欲使士致其所重，猶譬鉛刀畜之，而干將用之，不亦難乎？宋燕面有慙色，逡巡避席曰：是燕之過也。詩曰：或以其酒，不以其漿。

傳曰：善爲政者，循情性之宜，順陰陽之序，通本末之理，合天人之際。如是，則天氣奉養，而生物豐美。

矣。不知爲政者，使情厭性，使陰乘陽，使末逆本，使人詭天，氣鞠而不信，鬱而不宣。如是，則災害生，怪異起，羣生皆傷，而年穀不熟。是以其動傷德，其靜亡救。故緩者事之急者弗知，日反理而欲以爲治。詩曰：廢爲殘賊，莫知其尤。

魏文侯之時，子質仕而獲罪焉。去而北游，謂簡主曰：從今已後，吾不復樹德於人矣。簡主曰：何以也？質曰：吾所樹堂上之士半，吾所樹朝廷之大夫半，吾所樹邊境之人亦半。今堂上之士，恐我以法邊。

言外傳 十二
境之人劫我以兵。是以不樹德於人也。簡主曰。噫。子之言過矣。夫春樹桃李。夏得陰其下。秋得食其實。春樹蒺藜。夏不可採其葉。秋得其刺焉。由此觀之。在所樹也。今子所樹非其人也。故君子先擇而後種也。詩曰。無將大車。惟塵冥冥。

正直者順道而行。順理而言。公平無私。不爲安肆志。不爲危激行。魯衛獻公出走。反國及郊。將班邑於從者而後入。太史柳莊曰。如皆守社稷。則孰負羈繫而從。如皆從。則孰守社稷。君反國而有私也。

無乃不可乎。於是不班也。柳莊正矣。

魯者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蘧伯玉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肖而不能退。爲人臣。生不能進賢而退不肖。死不當治喪正堂。殯我於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君造然召蘧伯玉而貴之。而退彌子瑕。從殯於正堂。成禮而後去。生以身諫。死以尸諫。可謂直矣。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

孔子閒居。子貢侍坐。請問爲人下之道奈何。孔子

曰善哉爾之問也。為人下其猶土乎。子貢未達。孔子曰。夫土者。掘之得甘泉焉。樹之得五穀焉。草木植焉。鳥獸魚鼈遂焉。生則立焉。死則入焉。多功不言。賞世不絕。故曰能為下者其惟土乎。子貢曰。賜雖不敏。請事斯語。詩曰。式禮莫愆。

傳曰。南假子過程本。本為之烹鱸魚。南假子曰。聞君子不食鱸魚。本子曰。此乃君子食也。我何與焉。假子曰。夫高比。所以廣德也。下比。所以狹行也。比於善者。自進之階。比於惡者。自退之原也。且詩不

云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吾豈自比君子哉。志慕之而已矣。

子貢問大臣。子曰。齊有鮑叔。鄭有子皮。子貢曰。否。齊有管仲。鄭有東里。子產。孔子曰。產薦也。子貢曰。然則薦賢賢於賢。曰。知賢。智也。推賢。仁也。引賢。義也。有此三者。又何加焉。

孔子游於景山之上。子路子貢顏淵從。孔子曰。君子登高必賦。小子願者何。言其願。丘將啓汝。子路曰。由願奮長戟。盪三軍。乳虎在後。仇敵在前。盡躍

一作小子
願言者何
其願

蛟奮進救兩國之患。孔子曰：勇士哉！子貢曰：兩國
 構難，壯士列陣，塵埃漲天，賜不持一尺之兵，一斗
 之糧，解兩國之難，用賜者存，不用賜者亡。孔子曰：
 辯士哉！顏回不願。孔子曰：回何不願？顏淵曰：二子
 已願，故不敢願。孔子曰：不同意，各有事焉。回其願，
 丘將啓子。顏淵曰：願得小國而相之，主以道制，臣
 以德化，君臣同心，外內相應，列國諸侯莫不從義，
 嚮風壯者趨而進，老者扶而至，教行乎百姓，德施
 乎四蠻，莫不釋兵輻輳乎四門，天下咸獲永寧，煊

子一作人

日一作韋

飛蠕動，各樂其性，進賢使能，各任其事，於是君綏
 於上，臣和於下，垂拱無爲，動作中道，從容得禮，言
 仁義者賞，言戰鬪者死，則由何進而救，賜何難之
 解。孔子曰：聖士哉！大人出，小子匿，聖者起，賢者伏，
 回與執政，則由賜焉，施其能哉！詩曰：雨雪瀼瀼，見
 睨日消。
 管者孔子鼓瑟，曾子子貢側門而聽，曲終，曾子曰：
 嗟乎！夫子瑟聲殆有貪狼之志，邪僻之行，何其不
 仁，趨利之甚，子貢以爲然，不對而入，夫子望見子

貢有諫過之色。應難之狀。釋瑟而待之。子貢以曾子之言告。子曰。嗟乎。夫參天下賢人也。其習知音矣。鄉者丘鼓瑟。有鼠出游。狸見於屋。循梁微行。造焉而避。厭目曲脊。求而不得。丘以瑟淫其音。參以丘為貪狼邪僻。不亦宜乎。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

淫一作浮

夫為人父者。必懷慈仁之愛。以畜養其子。撫循飲食。以全其身。及其有識也。必嚴居正言。以先導之。及其束髮也。授明師以成其技。十九見志。請賓冠之。足以死其意。血脈澄靜。樽內以定之。信承親授。無有所疑。冠子不言。髮子不答。聽其微諫。無令憂之。此為人父之道也。詩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

韓詩外傳卷之七終

韓詩外傳卷之八

越王勾踐使廉稽獻民於荆王。荆王使者曰：越夷狄之國也。臣請欺其使者。荆王曰：越王賢人也。其使者亦賢。子其慎之。使者出見廉稽曰：冠則得以俗見，不冠不得見。廉稽曰：夫越亦周室之列封也，不得處於大國，而處江海之陂，與魴鱸魚鼈爲伍。文身剪髮而後處焉。今來至上國，必曰：冠得俗見，不冠不得見。如此，則上國使適越，亦將劓墨文身，剪髮而後得以俗見，可乎？荆王聞之，披衣出謝。孔

子曰。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人之所以好富貴安榮。爲人所稱譽者。爲身也。惡貧賤危辱。爲人所謗毀者。亦爲身也。然身何貴也。莫貴於氣。人得氣則生。失氣則死。其氣非金帛珠玉也。不可求於人也。非繒布五穀也。不可糴買而得也。在吾身耳。不可不慎也。詩曰。旣明且哲。以保其身。

吳人伐楚。昭王去國。國有屠羊說。從行。昭王反國。賞從者。及說。說辭曰。君失國。臣所失者屠。君反國。

臣亦反其屠。臣之祿旣厚。又何賞之。辭不受命。君強之。說曰。君失國。非臣之罪。故不伏誅。君反國。非臣之功。故不受其賞。吳師入郢。臣畏寇避患。君反國。說何事焉。君曰。不受則見之。說對曰。楚國之法。商人欲見於君者。必有大獻重質。然後得見。今臣智不能存國。節不能死君。勇不能待寇。然見之。非國法也。遂不受命。入于澗中。昭王謂司馬子期曰。有人於此。居處甚約。論議甚高。爲我求之。願爲兄弟。請爲三公。司馬子期舍車徒求之。五日五夜見

之謂曰。國危不救。非仁也。君命不從。非忠也。惡富貴於上。甘貧苦於下。意者過也。今君願爲兄弟。請爲三公。不聽君。何也。說曰。三公之位。我知其貴於刀俎之肆矣。萬鍾之祿。我知其富於屠羊之利矣。今見爵祿之利。而忘辭受之禮。非所聞也。遂辭三公之位。而反乎屠羊之肆。君子聞之曰。甚矣哉。屠羊子之爲也。約己持躬。而處人之國矣。說曰。何謂窮。吾讓之以禮。而終其國也。曰。在溪淵之中。而不援彼之危。見昭王德衰於吳。而懷寶絕迹以病其

國。欲獨全己者也。是厚於己而薄於君。猶乎。非救世者也。何如則可謂救世矣。曰。若申伯仲山甫。可謂救世矣。管者周德大衰。道廢於厲。申伯仲山甫輔相宣王。撥亂世。反之正。天下略振。宗廟復興。申伯仲山甫乃並順天下。匡救邪失。喻德教。舉遺士。海內翕然向風。故百姓勃然詠宣王之德。詩曰。周邦咸喜。戎有良翰。又曰。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旣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如是可謂救世矣。

齊崔杼弑莊公。荆蒯芮使晉而反。其僕曰：君之無道也，四鄰諸侯莫不聞也。以夫子而死之，不亦難乎？荆蒯芮曰：善哉而言也。早言，我能諫，諫而不用，我能去。今既不諫，又不去，吾聞之，食其食，死其事。吾既食亂君之食，又安得治君而死之？遂驅車而入，死其事。僕曰：人有亂君，猶必死之。我有治長，可無死乎？乃結轡自刎於車上。君子聞之，曰：荆蒯芮可謂守節死義矣。僕夫則無爲死也。猶飲食而遇毒也。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荆先生之謂也。易

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僕夫之謂也。
遜而直上也。切次之。謗諫爲下。懦爲死。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

宋萬與莊公戰，獲乎莊公。莊公散舍諸宮中數月。然後歸之，反爲大夫于宋。宋萬與閔公博，婦人皆在側。萬曰：甚矣魯侯之淑，魯侯之美也。天下諸侯宜爲君者，惟魯侯耳。閔公矜此婦人，妬其言。顧曰：爾虜焉知魯侯之美惡乎？宋萬怒，搏閔公絕脰。仇牧聞君弑，趨而至，遇之于門，手劒而叱之。萬臂撥

仇牧碎其首。齒著乎門闔。仇牧可謂不畏強禦矣。詩曰。惟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

可於君。不可於父。孝子弗爲也。可於父。不可於君。君子亦弗爲也。故君不可奪。親亦不可奪也。詩曰。愷悌君子。四方爲則。

黃帝卽位。施惠承天。一道修德。惟仁是行。宇內和平。未見鳳凰。惟思其象。夙寐晨興。乃召天老而問之曰。鳳象何如。天老對曰。夫鳳象。鴻前麟後。蛇頸而魚尾。龍文而龜身。燕頤而雞喙。戴德負仁。抱中

挾義。小音金。大音鼓。延頸奮翼。五彩備明。舉動八風。氣應時雨。食有質。飲有儀。往卽文始。來卽嘉成。惟鳳爲能通天祉。應地靈。律五音。覽九德。天下有道。得鳳象之一。則鳳過之。得鳳象之二。則鳳翔之。得鳳象之三。則鳳集之。得鳳象之四。則鳳春秋下之。得鳳象之五。則鳳沒身居之。黃帝曰。於戲允哉。朕何敢與焉。於是黃帝乃服黃衣。戴黃冕。致齋于宮。鳳乃蔽日而至。黃帝降于東階。西面再拜稽首曰。皇天降祉。不敢不承命。鳳乃止帝東國。集帝梧

桐食帝竹實。沒身不去。詩曰。鳳凰于飛。翾翾其羽。亦集爰止。

魏文侯有子曰擊。次曰訴。訴少而立以嗣。封擊中山。三年莫往來。其傅趙蒼唐曰。父忘子。子不可忘。父何不遣使乎。擊曰。願之而未有使也。蒼唐曰。臣請使。擊曰。諾。於是乃問君之所好。與所嗜。曰。君好北犬。嗜晨鴈。遂求北犬晨鴈。賫行。蒼唐至。曰。北蕃中山之君。有北犬晨鴈。使蒼唐再拜獻之。文侯曰。擊知吾好北犬嗜晨鴈也。則見使者。文侯曰。擊

無恙乎。蒼唐唯唯而不對。三問而三不對。文侯曰。不對何也。蒼唐曰。臣聞諸侯不名。君既已賜弊邑。使得小國侯。君問以名。不敢對也。文侯曰。中山之君無恙乎。蒼唐曰。今者臣之來。拜送於郊。文侯曰。中山之君長短若何矣。蒼唐曰。問諸侯比諸侯。諸侯之朝。則側者皆人臣。無所比之。然則所賜衣裳。幾能勝之矣。文侯曰。中山之君亦何好乎。對曰。好詩。文侯曰。於詩何好。曰。好黍離與晨風。文侯曰。黍離何哉。對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

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
蒼天。此何人哉。文侯曰。怨乎。曰。非敢怨也。時息也。
文侯曰。晨風謂何。對曰。駘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
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於是文侯大
悅。曰。欲知其子。視其母。欲知其君。視其所使。中山
君不賢。惡能得賢。遂廢太子。訴召中山君以爲嗣。
詩曰。鳳凰于飛。翩翩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
士。惟君子使。媚于天子。君子曰。夫使非直。敝車罷
馬而已。亦將喻誠信。通氣志。明好惡。然後可使也。

子賤治單父。其民附。孔子曰。告丘之所以治之者。
對曰。不齊時發倉廩。振困窮。補不足。孔子曰。是小
人附耳。未也。對曰。賞有能。招賢才。退不肖。孔子曰。
是士附耳。未也。對曰。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
人。所友者十有二人。所師者一人。孔子曰。所父事
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足以教弟矣。所友者十有
二人。足以祛壅蔽矣。所師者一人。足以慮無失策。
舉無敗功矣。惜乎不齊。爲之大功。乃與堯舜參矣。
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子賤其似之矣。

言外傳 七
度。地圖居以立國。崇恩博利以懷衆。明好惡以正法度。率民力稼。學校庠序以立教。事老養孤以化民。升賢賞功以勸善。懲奸紂失以醜惡。講御習射以防患。禁奸止邪以除害。接賢連友以廣智。宗親族附以益強。詩曰。愷悌君子。

齊景公使人於楚。楚王與之土九重之臺。顧使者曰。齊有臺若此乎。使者曰。吾君有治位之坐。土階三等。茅茨不翦。樸椽不斲者。猶以謂爲之者勞。居之者泰。吾君惡有臺若此者。於是楚王蓋悒如也。

使者可謂不辱君命。其能專對矣。

傳曰。予小子。使爾繼邵公之後。受命者必以其祖命之。孔子爲魯司寇。命之曰。宋公之子弗甫有孫魯孔丘。命爾爲司寇。孔子曰。弗甫敦及厥辟。將不堪。公曰。不妄。傳曰。諸侯之有德。天子錫之。一錫車馬。再錫衣服。三錫虎賁。四錫樂器。五錫納陛。六錫朱戶。七錫弓矢。八錫鈇鉞。九錫秬鬯。詩曰。釐爾圭瓚。秬鬯一卣。

齊景公謂子貢曰。先生何師。對曰。魯仲尼。曰。仲尼

賢乎。曰：聖人也。豈直賢哉？景公嘻然而笑曰：其聖何如？子貢曰：不知也。景公勃然作色曰：始言聖人，今言不知，何也？子貢曰：臣終身戴天，不知天之高也。終身踐地，不知地之厚也。若臣之事仲尼，譬猶渴操壺杓就江海而飲之，腹滿而去，又安知江海之深乎？景公曰：先生之譽，得無太甚乎？子貢曰：臣賜何敢甚，言尚慮不及耳。臣譽仲尼，譬猶兩手捧土而附泰山，其無益亦明矣。使臣不譽仲尼，譬猶兩手把泰山，無損亦明矣。景公曰：善，豈其然？善，豈

其然？詩曰：綿綿翼翼，不測不克。

一穀不升謂之饑，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饑，四穀不升謂之荒，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飾，道路不除，百官補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祠，此大侵之禮也。詩曰：我居御卒，荒此之謂也。

古者天子爲諸侯受封，謂之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以十里，其後子孫雖有罪而紕，使子孫賢者守其地，世世

以祠其始受封之君。此之謂興滅國。繼絕世也。書曰。茲予享于先王。爾祖其從享之。

梁山崩。晉君召大夫伯宗。道逢輦者。以其輦服其道。伯宗使其右下欲鞭之。輦者曰。君趨道豈不遠矣。不知事而行。可乎。伯宗喜。問其居。曰。絳人也。伯宗曰。子亦有聞乎。曰。梁山崩壅河。顧三日不流。是以召子。伯宗曰。如之何。曰。天有山。天崩之。天有河。天壅之。伯宗將如之何。伯宗私問之。曰。君其率羣臣素服而哭之。既而祠焉。河斯流矣。伯宗問其姓。

名弗告。伯宗到。君問伯宗。以其言對。於是君素服率羣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河斯流矣。君問伯宗。何以知之。伯宗不言受輦者。詐以自知。孔子聞之。曰。伯宗其無後。攘人之善。詩曰。天降喪亂。滅我立王。又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晉平公使范昭觀齊國之政。景公錫之宴。晏子在。前。范昭趨曰。願君之侔樽以爲壽。景公顧左右曰。酌寡人樽。獻之客。晏子對曰。徹去樽。范昭不說。起舞。顧太師曰。子爲我奏成周之樂。願舞。太師對曰。

言外傳 十
盲臣不習。范昭起出門。景公謂晏子曰。夫晉天下
大國也。使范昭來觀齊國之政。今子怒大國之使
者。將奈何。晏子曰。范昭之爲人也。非陋而不知禮
也。是欲試吾君。嬰故不從。於是景公召太師而問
之曰。范昭使子奏成周之樂。何故不調。對如晏子。
於是范昭歸報。平公曰。齊未可并也。吾試其君。晏
子知之。吾犯其樂。太師知之。孔子聞之曰。善乎晏
子。不出俎豆之間。折衝千里。詩曰。實右序有周。薄
言震之。莫不震疊。

三公者何。曰。司空。司馬。司徒也。司馬主天。司空主
土。司徒主人。故陰陽不和。四時不節。星辰失度。災
變非常。則責之司馬。山陵崩竭。川谷不流。五穀不
植。草木不茂。則責之司空。君臣不正。人道不和。國
多盜賊。下怨其上。則責之司徒。故三公典其職。憂
其分。舉其辯。明其隱。此三公之任也。詩曰。濟濟多
士。文王以寧。又曰。明照有周。式序在位。言各稱職
也。
夫賢君之治也。溫良而和。寬容而愛。刑清而省。喜

賞而惡罰。移風崇教。生而不殺。布惠施恩。仁不偏
與。不奪民力。役不踰時。百姓得耕。家有收聚。民無
凍餒。食無腐敗。士不造無用。雕文不粥。斧斤
以時入山林。國無佚士。皆用於世。黎庶歡樂。衍盈
方外。遠人歸義。重譯執贄。故得風雨不烈。小雅曰。
有渰萋萋。興雲祈祈。以是知太平無飄風暴雨明
矣。
昨日何生。今日何成。必念歸厚。必念治生。日慎一
日。完如金城。詩曰。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

無忝爾所生。

官怠於有成。病加於小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
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易曰。小狐汔濟。濡其尾。詩
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孔子燕居。子貢攝齊而前曰。弟子事夫子有年矣。
才竭而智罷。振於學問。不能復進。請一休焉。孔子
曰。賜也。欲焉休乎。曰。賜欲休於事君。孔子曰。詩云。
夙夜匪懈。以事一人。爲之若此。其不易也。若之何
其休也。曰。賜休於事父。孔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永

錫爾類爲之若此其不易也。如之何其休也。曰。賜欲休於專。兄弟。孔子曰。詩云。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爲之若此其不易也。如之何其休也。曰。賜欲休於耕田。孔子曰。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爲之若此其不易也。若之何其休也。子貢曰。君子亦有休乎。孔子曰。闔棺兮乃止播耳。不知其時之易遷兮。此之謂君子所休也。故學而不已。闔棺乃止。詩曰。日就月將。言學者也。

耳作兮

魯哀公問冉有曰。凡人之質而已。將必學而後爲君子乎。冉有對曰。臣聞之。雖有良玉。不刻鏤則不成器。雖有美質。不學則不成君子。曰。何以知其然也。夫子路。卞之野人也。子貢。衛之賈人也。皆學問於孔子。遂爲天下顯士。諸侯聞之。莫不尊敬。卿大夫聞之。莫不親愛。學之故也。魯吳楚燕代謀爲一舉而欲伐秦。祧賈。監門之子也。爲秦往使之。遂絕其謀。止其兵。及其反國。秦王大悅。立爲上卿。夫百里奚。齊之乞者也。逐於齊。西無以進。自賣五羊皮。

為一輓車。見秦繆公立為相。遂霸西戎。太公望少為人壻。老而見去。屠牛朝歌。賃於棘津。釣於磻溪。文王舉而用之。封於齊。管仲親射。桓公遂除報讐之心。立以為相。存亡繼絕。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此四子者。皆嘗卑賤窮辱矣。然其名聲馳於後世。豈非學問之所致乎。由此觀之。士必學問然後成君子。詩曰。日就月將。於是哀公嘻然而笑曰。寡人雖不敏。請奉先生之教矣。

曾子有過。曾皙引杖擊之。仆地。有間。乃蘇。起曰。先生得無病乎。魯人賢曾子。以告夫子。夫子告門人。參來。汝不聞答者。舜為人子乎。小箠則待答。大杖則逃。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今汝委身以待暴怒。拱立不去。非王者之民。其罪何如。詩曰。優哉柔哉。亦是戾矣。又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齊景公使人為弓。三年乃成。景公得弓而射。不穿三札。景公怒。將殺弓人。弓人之妻往。見景公曰。蔡人之子。弓人之妻也。此弓者。太山之南。烏號之柘。

三札一
作二札

駢牛之角。荆麋之筋。河魚之膠也。四物者天下之
 練材也。不宜穿札之少如此。且妾聞奚公之車。不
 能獨走。莫耶雖利。不能獨斷。必有以動之。夫射之
 道。在手若附枝。掌若握卵。四指如斷短杖。右手發
 之。左手不知。此蓋射之道。景公以為儀而射之。穿
 七札。蔡人之夫立出矣。詩曰。好是正直。
 齊有得罪於景公者。景公大怒。縛置之殿下。召左
 右肢解之。敢諫者誅。晏子左手持頭。右手磨刀。仰
 而問曰。古者明王聖主。其肢解人。不審從何肢解。

始也。景公離席曰。縱之。罪在寡人。詩曰。好是正直。
 傳曰。居處齊則色姝。食飲齊則氣珍。言語齊則信
 聽。息齊則成。志齊則盈。五者齊。斯神居之。詩曰。既
 和且平。依我磬聲。

魏文侯問狐卷子曰。父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子賢
 足恃乎。對曰。不足。兄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弟賢足
 恃乎。對曰。不足。臣賢足恃乎。對曰。不足。文侯勃然
 作色而怒曰。寡人問此五者於子。一一以為不足
 者。何也。對曰。父賢不過堯。而丹朱放。子賢不過舜。

而警聵頽。兄賢不過舜。而象傲。弟賢不過周公。而管叔誅。臣賢不過湯武。而桀紂伐。望人者不至。恃人者不久。君欲治。從身始。人何可恃乎。詩曰。自求伊祐。

湯作濩。聞其宮聲。使人溫良而寬大。聞其商聲。使人方廉而好義。聞其角聲。使人惻隱而愛仁。聞其徵聲。使人樂養而好施。聞其羽聲。使人恭敬而好禮。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孔子曰。易先同人。後大有。承之以謙。不亦可乎。故

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者。抑事而損者也。持盈之道。抑而損之。此謙德之於行也。順之者吉。逆之者凶。五帝既沒。三王既衰。能行謙德者。其惟周公乎。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假天子之尊位七年。所執贄而師見者十人。所還質而友見者十三人。窮巷白屋之士。所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者百人。宮朝者千人。諫臣五人。輔臣五人。拂臣六人。載干戈以至於封侯而同姓之士百人。孔子

曰。猶以周公爲天下賞。則以同族爲衆。而異族爲寡也。故德行寬容而守之以恭者榮。土地廣大而守之以儉者安。位尊祿重而守之以卑者貴。人衆兵強而守之以畏者勝。聰明睿智而守之以愚者哲。博聞強記而守之以淺者不溢。此六者皆謙德也。易曰。謙亨。君子有終。言能以此終吉者。君子之道也。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而德不謙以亡其身者。桀紂是也。而況衆庶乎。夫易有一道焉。大足以治天下。中足以安家國。近足以守其身者。其惟謙德

乎。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管者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喟然有志焉。以問於御者曰。此何馬也。曰。故公家畜也。罷而不爲用。故出放也。田子方曰。少盡其力而老去其身。仁者不爲也。束帛而贖之。窮士聞之。知所歸心矣。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齊莊公出獵。有螳螂舉足將搏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蟲也。御曰。此是螳螂也。其爲蟲。知進而不知退。不量力而輕就敵。莊公曰。以爲人。必爲天下勇士。

一本遲下有聖敬日躋四字

言外傳

十七

矣。於是迴車避之。而勇士歸之。詩曰。湯降不遲。魏文侯問李克曰。人有惡乎。李克曰。有。夫貴者則賤者惡之。富者則貧者惡之。智者則愚者惡之。文侯曰。善。行此三者。使人勿惡。亦可乎。李克曰。可。臣聞貴而下賤。則眾弗惡也。富能分貧。則窮士弗惡也。智而教愚。則童蒙者弗惡也。文侯曰。善哉言乎。堯舜其猶病諸。寡人雖不敏。請守斯語矣。詩曰。不遘啓處。有鳥於此。架巢於葭葦之顛。天喟然而風。則葭折

而巢壞。何其所托者弱也。穠蜂不攻。而社鼠不薰。非以穠蜂社鼠之神。其所托者善也。故聖人求賢者以輔。夫吞舟之魚大矣。蕩而失水。則為螻蟻所制。失其輔也。故曰。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寺小專

卷之八

韓詩外傳卷之八終

終

韓詩外傳卷之八終
終

